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東床婿 壯士愁為學校妻

話說國舅聞唐敖之言，不覺點頭道：「貴人所言這個『疏』字，頓開茅塞，足見高明。想來敵邦水患，從此可以永絕了。老夫還要回去覆命，暫且失陪，明日再來奉陪去看河道。」吩咐人預備酒宴，小心伺候。乘輿呵殿而去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之事，若據前日用兵征剿光景，竟是毫無挽回；今日據國舅之言，又象林兄不久就要回來。莫非林兄前日竟未成親？令人不解。」唐敖道：「大約此事全虧眾百姓之力。國王恐人眾作亂，所以暫緩吉期，也未可知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且慢慢再去打聽。第治河一事，關係非輕，倘有疏虞，不但林兄不能還鄉，就是我們也不知如何結局。老夫頗不放心。明日看過河道，唐兄究竟是何主見？」唐敖道：「這個河道，其實看也罷，不看也罷。小弟久已立定一個主意。我想：河水泛濫為害，大約總是河路壅塞，未有去路，未清其源，所以如此。明日看過，我先給他處處挑挖極深，再把口面開寬，來源去路，也都替他各處疏通。大約河身挑挖深寬，自然受水就多，受水既多，再有去路，似可不致泛濫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治河既如此之易，難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麼？」唐敖道：「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，我喚了兩個人役，細細訪問。此地向來銅鐵甚少，兼且禁用利器，以杜謀為不軌；國中所用，大約竹刀居多，惟富家間用銀刀，亦甚希罕。所有挑河器具，一概不知。好在我們船上帶有生鐵，明日小弟把器具畫出樣兒，教他們製造。看來此事尚易成功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原來此地銅鐵甚少，禁用利器。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掛招牌，俱寫『咬片、咀片』；我想好好藥品，自應切片，怎麼倒用牙咬？醜贖姑且不論，豈非舍易求難麼？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，今聽唐兄之言，無怪要用牙咬了，我們家鄉藥店雖用刀切，招牌亦寫『咬咀』字樣，雖係遵著古人醫書，誰知這典故卻出在女兒國的。」

次日，國舅陪唐敖出城看河。一連兩日。看畢回來，唐敖道：「連日細看此河受病處，就是前日所說那個『疏』字缺了。以彼處形勢而論：兩邊堤岸，高如山陵，而河身既高且淺，形像如盤，受水無多，以至為患。這總是水大之時，惟恐衝決漫溢，且顧目前之急，不是築堤，就是培岸。及至水小，並不預為設法挑挖疏通，到了水勢略大，又復培壅。以致年復一年，河身日見其高。若以目前形狀而論，就如以浴盆置於屋脊之上，一經漫溢，以高臨下，四處皆為受水之區，平地即成澤國。若要安穩，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。盆低地高，既不畏其衝決，再加處處深挑，以盤形變成釜形，受水既多，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。」國舅道：「貴人所論河道受病情形，恰中其弊，足見天朝貴人留心時務，識見高明。至浴盆屋脊之說，尤其對症，真是指破迷團。惟求貴人大發惻隱，早賜拯救，免敵邦『屋脊』之禍，水由地中行，永慶安瀾，得免塗炭，不獨蒼生感戴，即敵邦國王，亦當銘感不忘，但挑挖深通，不知天朝向來用何器具？尚求指教。」

唐敖道：「敵處所用器具甚多，無如貴邦銅鐵甚少，無從措辦。『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』。今既一無所有，縱使大禹重生，亦當束手。幸而我們船中帶有鋼鐵，製造尚易。第河道一時挑挖深通，使歸故道，施工甚難。蓋堤岸日積月累，培壅過高，下面雖可深挑，而出土甚覺費事；倘能集得數萬人工，一面深挑，一面去其堤岸，使兩岸之土不致壅積，方能易於藏事。不知人夫一時可能齊集？」國舅道：「若講人夫，貴人只管放心。此地河道，為患已久，居民被害已深，聞貴人修治河道，雖士商人等，亦必樂於從事；況又發給工錢飯食，那些小民，何樂不為？但還有一事：昨日所看此河東首刷淤之處，貴人曾言彼處當年辦理不善，以致淤沙停積，水無去路，因而不時為患。其受病之由，尚求指教。」

唐敖道：「凡河有淤沙，如欲借其水勢順溜刷淤，那個河形必須如矢之直，其淤始能順溜而下。昨看那邊河道到了刷淤之處，河路不直，多有彎曲，其淤遇彎即停，何能順溜而下？再者：刷淤之處，其河不但要直，並且還要由寬至窄，由高到低，其淤始得走而不滯。假如西邊之淤要使之東去，其西這口面如寬二丈，必須由西至東，漸漸收縮，不過數丈。是寬處之淤，使由窄路而出，再能西高東低，自然勢急水溜，到了出口時，就如萬馬奔騰一般，其淤自能一去無餘。今那邊刷淤之處，不但處處彎曲，而且由窄至寬，事機先已顛倒，其意以為越寬越暢；那知水由窄處流到寬處，業已散漫無力，何能刷淤？無怪越積越厚，水無去路了。」

國舅連連點頭道：「貴人高論，勝如讀《河渠書》、《溝洫志》。但開工吉期，定在何時？以便啟奏國王，諭令該管各官早為預備。」唐敖道：「此時必須先造器具。明日國舅多派工匠過來。俟器具造齊，再擇吉期開工。」國舅點頭，即命隨從速傳工匠，明早伺候；並多派人役，聽候差遣。說罷別去。唐敖將器具樣兒畫了，並托多九公照應把鐵發來。次日，許多工人傳到，唐敖把樣兒取出，一一指點，登時開爐打造。眾工人雖係男裝，究竟是些婦女，心靈性巧，比不得那些蠢漢，任你說破舌尖，也是茫然；這些工人，只消略為指點，全都會意。不過兩三日，都造齊備。擇了開工吉期。

是日，國舅同至河邊。唐敖命人逐段築起土壩。先把第一段之水車到第二段壩內，即將第一段挖深通；就把第二段土壩推倒，將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內，再挑第三段；逐段都動起工來，總是盡力深挑。後來所挖之土，一時竟難上岸，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內，用轆轤攪上，每取土一筐，要費許多氣力，好在眾百姓年年被這水患鬧怕，此番動工，舉國之人，齊來用力，一面挑河，一面起堤，不上三日，早已完工。又把各處來源去路，也都挑挖疏通。這裡唐敖指點監工，那眾百姓見他早起晚歸，日夜辛勤，人人感仰。早有幾個老者出來攢湊銀錢，做照唐敖相貌，立了一個生祠；又豎一塊金字匾額，上寫「澤共水長」四個大字。

此事傳入宮內，早有一位世子把這情節對林之洋說了。原來林之洋那日同國王成親，上了牙床，忽然想起：「當日在黑齒國，妹夫同俺頑笑，說俺被女兒國留下。今日果然應了。這事竟有預兆。那時九公曾說：『設或女兒國將你留下，你卻怎處？』俺隨口答道：『他如留俺，俺給他一概弗得知。』這話也是無心說出，其中定有機關。今日國王既要同俺成親，莫若俺就裝作木雕泥塑，給他們弗得知，同他且住幾時，看他怎樣。」因存這個主見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回家，一時想起妻子，身如針刺，淚似湧泉。又想自從到此，被國王纏足、穿耳、毒打、倒吊，種種辱沒，九死一生。這國王恁般狠毒，明是冤家對頭，躲還躲不來，怎敢親近！如此一想，燈光之下，看那國王雖是少年美貌，只覺從那美貌之中，透出一股殺氣；雖不見他殺人，那種溫柔體態，倒像比刀還覺利害。越看越怕，惟恐日後命喪他手，更是心冷如冰，體軟如綿。一連兩夜，國王費盡心機，終成畫餅。雖覺掃興氣惱，因河道一事，究竟牽掛，不敢把他奈何。後來同國舅議定治河一事，思來想去，留此無用，只得將他送歸樓上，索性把纏足、抹粉一切工課也都擱了，林之洋得了這道恩赦，雖未得歸故鄉，暫且腳下鬆動。就只不知將來可能放歸，又不知前日眾百姓為何喧嚷，細問宮娥，都是支吾。

這日正在思鄉垂淚，有個年輕世子走來下拜道：「兒臣聞得天朝有位唐貴人來此治河，俟河道治好，父王即送阿母回去。兒臣特地送信，望阿母放心。」林之洋把世子攙起細問，才知揭榜一事。因垂淚道：「蒙小國王念俺被難，前來送信。俺林之洋尚骨肉團圓，惟有焚香報你大德。俺妹夫河道治完，還求送俺一信。更望在老國王跟前，替俺美言，早放俺回去，便是俺救命恩人了。」世子上前替林之洋揩淚道：「阿母不須悲傷。兒臣再去探聽，如有佳音，即來送信。」說罷去了。林之洋自從國王送回樓上，眾宮娥知他日後仍回天朝，並非本國王妃，那個肯來照管，往往少飯無茶，□分懈怠。幸虧世子日日前來照應，茶飯始得充足。

林之洋深為感激。不知不覺，將及半月，兩足雖已如舊，但穿上男鞋，竟瘦了許多。這日世子匆匆走來道：「告稟阿母：唐貴人已將工程辦完。今日父王出去看河，□分歡喜，因唐貴人乃天朝貴客，特命合朝大臣，許多鼓樂，護送歸舟，並送謝儀萬兩。聞得明日即送阿母回船。兒臣探聽真實，特來送信。」林之洋歡喜道：「俺自老國王送回樓上，蒙小國王百般照應，明日回去，不知甚時相見，俺林之洋只好將來再報大情。」

世子見左右無人，忽然跪下垂淚道：「兒臣今有大難，要求阿母垂救！如念兒臣素日一點孝心，大發惻隱，兒臣就有命了。」林之洋忙攙起道：「小國王有甚大難？快告俺知。」世子道：「兒臣自從八歲蒙父王立儲，至今六載。不幸前歲嫡母去世，西宮阿

母專寵，意欲其子繼立，屢次陷害兒臣，幸而命不該絕。近日父王聽信讒言，痛恨兒臣，亦有要殺兒臣之意。此時若不遠走，久後必遭毒手。況父王指日即往軒轅祝壽，內外臣僕，莫非兩宮羽翼；兒臣年紀既幼，素日只知閉戶讀書，又無心腹，安能處處防備？一經疏虞，性命難保。阿母如肯垂憐，明日回船，將兒臣攜帶同去。倘脫虎穴，自當銜環結草以報大恩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家鄉風俗與女兒國不同，若到天朝，須換女裝。小國王作男子慣了，怎能改得？就是梳頭、裹腳，也不容易。」世子道：「兒臣情願更改。只要逃得性命，就是跟著阿母，粗衣淡飯，我也情願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帶小國王同去，宮娥看見，這便怎處？莫若等俺回船，小國王暗地逃去，豈不是好？」世子聽了，連連搖頭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